

救世良方
風詩論資料特輯
四

論大德意志的修養（續完）

劉少奇

地，解決黨內的矛盾，使我們的黨與黨員達到健康與堅固的地步。

[illegible]

總不許完全不留他們見容的。我們對於這些黑暗東西本想抱着「棄權不可外溢」的態度，但這是不可能的。廣大的人們經常與我們直接間聯繫，同情我們的人要來參加，廣大青年們的人士及青年男女要來我們這裏尋求加入我們黨，這些人來到我們這裏，除開看到我們一切進步的、光明的、美觀的東西和「家人」之外，就還看到了我們的婦女、婦女組織、婦孺、猶如人類家之中許了些階級，有了些階級，如是引起了某些人及新黨派的疑懼和奇怪。他們這樣問：共產黨不是按公平的嗎？共產黨人不是最優秀的男女嗎？為什麼在共產黨內還有這種個人主義事呢？這種事不奇怪嗎？有一些青年回答，當他們未入黨前，只有共產黨就有極大的不滿，覺得一切都不出路，只有共產黨最光明。他規了，他入黨以後一定一切都會滿意，都會有辦法的。但當他們入黨以後，他們開始感到黨內還存在着某些錯誤缺點及黑暗的東西，而且實際上也不能使他們一切是滿意（因為他們滿意的東西，有多少是不合於黨內階級主義的）。

第二個階級，這就是，不久使非無產階級出身，由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及知識份子中出身的。這種階級，值在不久以前才加入無產階級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好、癖好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階級是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輩便當的基礎。

第三個階級，這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之土層份子，是無產階級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份。他們總是希望物質階級安穩，其主義目的，便是巴結世界上的權貴和物而「自謀其位」。這個階級正是一切改良的「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當的基礎。（1）斯大林選集（二）四頁。

同志們！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光明的無產階級黨內還存在着在階各無非無階級的思想、黨論，各種錯誤缺點及黑暗東西的根源。這就是黨內還存在着各種矛盾的根源。

與革命的利益的。他們今天實際上感到的與他們原來的理想並不完全相合。如他們開始懷柔，覺得奇怪。『有什麼共產黨內也有這些策略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有些人在沒有來延安以前，以為延安及抗大是合於他們理想的那種黨，及至到達延安進了抗大以後，也不能處處都他們滿意，於是他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延安及抗大也有這些不能令人滿意的事情呢？』這些人因為對於這些問題不能解答，以至在惡感失望的聲浪。

對於這些聲浪，除引起我們的警惕，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幹部嚴肅注意，『最好對待與帝國我們的新黨員及一切傾向我們的人，不能給我們以消極的影響外，還少不了要問我們黨內露出的同志們所遭遇到一掃。

為什麼在我們光明的黨的組織內還有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思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的黨不是空想的從天上掉下來的黨，而是從現實的從中國社會中產生出來的黨，我們的黨員雖是一概比較較從舊的中國人來，是中國漸階階級的左鋒軍隊，但他們來自中國社會的各部份，而且現今還生

由於剝削階級的成分，由於工人階級成分的複雜，還由於今天我們黨內成分的複雜，所以就產生我們黨內各個黨派間思想意識的差別，觀點、習慣、嗜好和情緒的差別，產生各個黨派間產生各種程度上的不同的人生態、世界觀和道德觀；而且產生各個黨派間對於事物，對於革命中的各種問題之不同的認識方法與思想方法。『某些人，是從事物之靜止的、孤立的狀態上去看事物，而另外一些人，是從事物之發展的、聯結的狀態上去看事物，某些人，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這一方面，而另外一些人，就只看見或誇大事物之那一方面。總之，他們都不是符合客觀事物之發展與聯結的規律去全面的看問題。而是片斷的主觀的去看問題。』因此，就產生各個黨派間不同的活動方法，就引起黨內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同的主張與爭論等，就引起黨內的鬥爭。特別在革命的變遷時期，在革命鬥爭每一加緊與困難加劇的情況下，在剝削階級及資產階級及思想

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及黨內鬥爭

我們有很多美好的黨員不易受這些東西的影響，但說有某些黨員多少帶來一些或者相反：某些社會中的惡濁東西到我們黨內來，這有什麼奇怪呢？正如一個人從污濁中爬出來，而且還要走在泥坑中去洗，他的身上帶有污泥，還有什麼奇怪呢！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的。共產黨內部如果沒有這些惡濁的東西，倒是奇怪。為什麼在這樣嚴酷的社會中能够產生毫無惡濁的東西的共產黨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可以說：只要社會中有這些惡濁東西，在共產黨中也一定多少發生；存在有這些惡濁東西，因此，共產黨就有革命的任務，黨員具有修養與鍛煉的必要。因此，我們除開進行社會鬥爭，反對社會中各種黑暗的影響的勢力之外，還必須進行黨內鬥爭，反對黨內某些不潔淨的影子反映社會中各種黑暗的落後的東西到黨內來，造成形成我們黨內才最嚴重的弊病的根源。我們在黨內外各鬥爭中，去改造社會，去逐漸消滅它。

所以問題的中心，不在於黨內有無不同的思想意識，有無意見上的分歧，這是一定的，問題的中心，是在於如何解決黨內的矛盾，如何提出這種分歧，如何克服黨內各種不正當的非階級階級的思想意識。當然，這只有黨內鬥爭，才能解決這種矛盾，征服這種分歧和克服各種不正當的思想、意識。正如格洛布所說的：「在任何時候，沒有誰可以把矛盾長期掩蓋起來，矛盾終由鬥爭來解決。」

對於我們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不好的東西，在黨內外有幾種不同的人，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和幾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個人，他們不看見或者不願看見黨內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盲目的樂觀着，自以為我們黨內什麼都好，因此，也就忽視他們的鬥爭性，另選他門們對於這些缺點、錯誤及一切不好東西的鬥爭。第二個人，他只看見或差不多只看見這些缺點、錯誤及不好的東西，而看不見

法，以爲這將「丁起」，而使自己擺脫起來。這卻顯着法，都是不正確的、片面的。至於我們的看法，與前兩種人都不相同。我們一方面看到我們的黨是中國最前進、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另一方面，又常常看到在我們黨內存在着各種大小不一的缺點與錯誤及不好的東西；同時我們還漸漸懂得了解黨與糾正及糾正逐漸清黨的工作方法，而加強自己的努力與工作，進行必要的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和革命前進。

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與看法不同，對於我們黨內這些不好的東西，也就有種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種態度，這就是某高我們黨內有這些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於是某高並提出一切方法去利用與擴大（有時

學習好的模範呢），多少還要反映些不正確的思想和着些壞樣子。對於某些同志來說，似乎是某黨容易而想好聽，這是使得我們設置注意的。這些同志黨內有某種錯誤，當發生時，常常有無意的幫助拉長擴大這些錯誤。在黨內鬥爭中間常常站在錯誤的一方面，或者由於其根據立場開始在優勢的一方面。對於這些同志如果不給以嚴正的刺激和鍛鍊，是很難有進步的。

至於第三種對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壞的現象抱自由主義、官僚主義態度的同志，當然也是國錯誤的，是完全非革命黨籍的態度。我想，這對於你們馬列學院的學生是很明白的。因為在你們要過的「黨的建設」內有整個一章論

是採取反對某種錯誤路線的具體形式，而把錯誤弄到另一方面去。這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託派份子所採取的。

第二種態度，這就是同情、接受並學習黨內某些錯誤的思想和及壞的樣子，以滿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圖與慾望。他認為黨內某些缺點、錯誤的存在對於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覺與不自覺的助長某些缺點、錯誤的發展而加以利用。

這是黨內的投機份子及品質不好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三種態度，這就是自由放任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各種壞的現象不管，而任其自然的發展，他們爭目且，而不顧和這些東西進行鬥爭。或者他們懼怕黨內鬥爭和自我批評，認為這是對黨有害無益的，或者是麻木不仁的不願看見這種現象，或者是對這種現象敷衍了事，採取調和的折衷的態度。這是對黨負任意減輕的黨員，及有濃厚自由主義思想與犯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員所採取的。

第四種態度，這就是對黨內這些錯誤、缺點及某些思想不很正確的人抱著「深居簡出」的態度。隨便的宣告和他絕交，企圖一下子就把他門從黨內肅清，驅逐他們出黨。

是採取這種批評與鬥爭的必要，列寧、斯大林在社會地方對於這些問題解釋得清楚、很深刻，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論政黨」一書第四章第五節講得很好，你們可以去參考，所以我在此還用不着多講。現在我所要說的，就是我們黨內這種態度的種種的錯誤及不正確，真正的、正式的、誠實的進行自我批評，揭發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特別下面上的這種自我批評不夠，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大大加以被補。然而，在黨內那種不負責任的、非正式的、怯懦的、對於這個人或那個人、對於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批評與不滿，背地裏的議論與詬誶，即是不足。這是黨內自由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這是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發展、革命鬥爭中的勇氣還不夠，黨內民主的正確發揚還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敵情面，不敢得罪別人，怕引起別人的忌恨和對自己的反批評，而寧願對於各種錯誤、缺點在黨內存在，採取「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態度，然而却又在背地裏去議論人家，這對於黨是無益而有害的。因為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與指摘，可以引起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不團結的現象，以給黨內黨外的奸細分子、機會分子以便利來進行破壞黨

但假如一下不能，他們就滑，傷感起來。或者「潔身自好」表示沒有下辦法，悲觀起來。或者自己遠遠的離開了黨。這種絕對的態度，顯表現在對於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的畏縮的了解，他們以為在黨內同志中間鬥爭意見就我好，把什麼小事都提所謂所謂「原則的高度」，對什麼小缺點也加上政治上的批評，如同志，或者大帽子，濫用組織手段甚至黨外的鬥爭手段來黨內同志的進行黨內鬥爭，而諱談的，半諱的，極其松散的，不顧一切的來「鬥爭」。他們認為黨內有什麼條件下都要開展黨內鬥爭，而且鬥爭得愈多愈好就愈好，以至發展到流於黨內鬥爭的對象，故意製造黨內鬥爭，上黨內鬥爭的黨員和機械了黨內鬥爭的黨員所採取的。第五種態度，這就是我們所應當採取的態度，和上述四種路綫，便是閉塞頑固的一路綫，一其差別點的一路綫。

各種思想、言論，各種方針的意見與主張；那些是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益的？而那些又是並不正確的？對黨與革命的長遠利益是有害的？或者在爭論的兩方都是不對的，對的應該是第三種意見或主張。經過冷靜的辨別與思考之後，決定自己明確的態度，而站在正確的一方。不盲從，不崇拜任何偶像。（二）學習、提攜並振揚黨內一切好的模範和正氣，變成一切正確的主張與意見，不學一切壞樣子，不受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三）採取自由主義，而進行各級團員錯誤的思想和主觀與黨內一切的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去不斷克服這些錯誤與現象，不敷衍不放任這些錯誤與現象的發展，使之損害黨的利益，也不畏懼這種黨內鬥爭。（四）但是不抱犧牲的絕對的態度，在原則上的不調和與明確性和鬥爭方法上的靈活性與恩惠服服的精神結合起來，和在長期鬥爭中去教育、批評、鍛鍊與改造那些有錯誤思想，但不可能改變的同志，是其限度的、適當的去進行黨內在各級特別會議上團員上所必有的思想工作。

黨在思想上變化下去的一「路綫」，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一「路綫」。中間的一「路綫」政策底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英蘇而日趨於空想的政權底政策，這個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想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燭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毀滅工人事業。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路線。（《斯大林選集》第二章，二一九頁）

所以，以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的規律。「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選集》二卷，二二四頁）。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態度，是不對的，而且必須從自我批評，並行黨內鬥爭，來反對黨內一切壞的現象，征服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鞏固發展和前進。在這個問題上的自由主義，就表現為黨內一種現象：就是當黨鞏固下來時，才發表意見的時候，許多同志把工作放棄不起來，而去整天整月的進行空洞的爭辯中，或者任意的放縱不放，光顧大原則，並且在這種爭辯中，使黨內團結鬆懈，使我們的幹部渙散，使黨紀的紀律削弱，使黨的工作鬆弛，使我們的聲譽墜落，使我們的組織腐敗，使黨內良風喪盡。

要利用每一個我們的缺點與錯誤來進行破壞我們黨的工
內，不是不足奇怪的。我們除經常提高政治警惕性之外，並要在
黨內，每以不滿意與消滅發生之時，盡可能少給黨員利用
內的一些可能機會。這是每一個愛護我們黨的同志所應有的
負責。如果我們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至於及這一點，如果他
內當時鬥爭的勝利，一時的新快，而不拒絕壞分子的
反動，而與壞分子結合，或者這股惡毒外部的某極力量與惡
的到來達到黨內鬥爭的某極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黨
我們的黨員，在黨內應該反映正確的思想，學習好的模
範。

至於第四種抱着絕對態度的同志，也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上述第三項自由主義態度的反面。因為他
不了解黨內這些不正確的思想自由主義有深厚的社會根源，
絕不是一下子可以肅清的。黨內的同志在各種不同的時候，
，只有如高克思、恩格列斯、列寧、斯大林確定的總綱，黨
那樣正確、徹底而深刻的去揭發黨內同志，才可能完全
，這些是惡黨的影響。所以揭發黨內同志，才可能完全
命人，也就是這道理。而我們要在工作中犯一些
錯誤，也是每個同志不能免的。如果說，我們有多少反映
黨內，非是每個同志不能免的。如果說，我們有多少反映

同志。這樣折衝協調的結果，可能使這種抱絕對態度的
命的人自己，也不能不從嚴厲中潛滑出去。因為他也不是「革
命的敵人」。他也不能不與敵殊。如過去某些人在「虐反」
中犯，特別的同志，就更有這種趨向的懸崖。抱這種態度的
同志，特別不瞭解共產主義事業路線中社會的大量的艱苦工作的
中心，特別是黨造成爲大公無私的共產黨中公民。如果他
們了解了這點的話，丁解帶有各種弱點的人類都要使他
們在長期鬥爭中鍛鍊，教育，造成爲高尚等文明的社會主
義青年，那麼，今天爲什麼他們不能將教育與改造已經加入
這些黨員，多少使社會思想的黨員教育與組織工作，是很
多。但是，如果這小小的艱苦工作都不耐做，都
去說服。教育與鍛鍊他們，不到十分必要時候，不公開
打擊我們壓迫他們。我們當然要變換份子，許細，托派份子，兩
面派份子，利用一切機會來損害黨的利益。
雖然，在我們的黨內今天還存在着某些錯誤與缺點，還
有某些個別的不健康的現象，但是，我們完全相信，在
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在偉大的黨義革命鬥爭中，是能够得
以一定要克服這一切東西的。中國共產黨在往後十餘年人
鬥爭的歷史，都使我們對於這一點充分的深信無疑。
黨內鬥爭，是將我們鬥爭中不可缺少的深遠無畏。
因此，我們的革命，不獨是應有黨外鬥爭的鍛鍊與修

[illegible][illegible]

固不給以刺激，公開批評，或者將門面派他應酬的時候，都是必須的。但假如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並不堅持錯誤，經過討論說服之後，願意改正錯誤，放棄他原來的小心眼，或者正在冷靜考慮他的錯誤，而和他同志進行平心的談話，那末，我們也不必要加以打擊與處分。只是批評黨內許多黨員好，而以最能教育為目的。教育犯錯誤的同志，正應該，從這個方式之下，能夠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需要發覺與鬥爭的方式之下，而不要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需要落陷而鬥爭得紅耳赤，而不要達到這些目的。而不需要以前幾種時期內，常常很難達到其內的一確。公開的公論如果果是可能的話，那當然再好也沒有的一確。公開的公論設置種種沒有原則分歧的意見和平與黨內黨結是必要的。照這些似乎分裂的人來說，任何黨內黨結是好的，是在原則上完全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必須「平地風波」的來澄清黨內和平，才能算得一個同志不可救藥的人和以「布羅森維克」來投誠的人才。這還是近首途去說。

世界上前全不被人！「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因為那個上完不被別人誤會的人是有的人。另一方面因為得起誤會，不落入無原則的鬥爭，另一方面自己已經常警惕，按察自己的思想行影。

這就是說，我們自己不要用言語隨便去傷害別的同志，當別入用言辭來傷害自己的時候，應該受得起。

根本無原則的糾紛，我們若是在根本上反對的黨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因為有「無原則」，對黨有害無益。因為所以「無原則」，所以沒有多大，是非、善、惡、計較，難好進步，這是弄不清楚的。我們只有在根本上反對與禁止這種鬥爭，要求進行這種鬥爭的同志無條件的停止這種鬥爭。回到問題中間去。還是我們的反對與禁止這些無原則的糾紛又要怎樣呢？或者在這些無原則鬥爭中夾着許多光顧或把我們扯在其中又怎樣呢？那末，我們只有着原則的問題，而不要去着無原則的問題，這才有我們過去方針更正確；而這些無原則糾紛，始終站穩自己的原則立

[illegible]